

基督教聖樂在中國

基督教傳中國，已經頗久了。單說從宗教改革之後，就有好幾個世紀了，竟然沒有更多聖詩問世，有值得檢討，並覓求進步。

現在不遠探敦煌，僅談近代中國聖樂的發展——

賈玉銘(1880-1964)

賈玉銘著有譯解經及神學作品二十餘卷，著有靈交詩歌，得勝詩歌，聖徒心聲等聖詩集。賈牧師所著聖詩多以聖經為依據，並其夫人顏德馨所作。用詞典雅。如：“敬詣恩座前，瞻仰主聖顏...”並非不能了解，但所用的不是日常語言，聖徒若肯學習，絕不是難事；可惜有些信徒，懶得學習；包括神學生，修讀神學竟抱定不學心理！

劉廷芳(1911-1947)

有良好的音樂修養，經遠赴美國深造，劉廷芳有高深的造詣；返國後，在名校任教，品格高尚，主編普天頌讚聖詩集，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出品。只是內行人的要求高，譯詩的文辭又稍為艱深，未能達到普及和久遠。倒是劉創譯的“團契”一詞，得藉以推廣，為教會所普遍接受應用。

蘇佐揚(1916-2007)

自幼精擅音樂，蘇佐揚牧師使用華人熟悉的音樂旋律，配以經文，或自作歌詞，是他的特色作品。因此，能夠幫助信徒記誦聖經，天人短歌是他收集的創意之作，應該可以廣為流傳，登世界詩作之林。

只是有首別人作詞配調的歌，有些通而過俗，例如：“主若是玫瑰一朵，我就是綠葉一片”，似乎屬於流行歌曲，有人哼了腳底就想動，不容易跟敬虔連在一起。幸而只是少數。

寇世遠(1920-1993)

在華人教會，寇世遠監督學識淵博，文采優越，實罕有其匹。曾採既有熟悉的聖詩曲調，配以自作的中文歌詞，有時是仿意，或為配合講題，稱為口唱心和集，是智慧的合宜之舉，甚為適合聖經。(弗五:19)可惜不是人皆見此，或囿於門戶之見，不被普遍接受。華足西履，不必登峰造極，應該無礙於其行得遠。

唐崇榮(1940-)

作為傳道人，兼精音樂，相輔相成，是優越的條件。多才多藝的唐崇榮，從少年時，就有興趣追求，深諳西洋古典音樂，並擅譜曲作詞，成為特異的傳道人兼聖詩作家，頗負時譽。希望有更多聖徒繼起，使華人教會有頌讚之聲，獻為壇上的祭物，蒙主悅納。

聖樂流趨

在二十世紀初，中國教會復興時期，曾出現一批借取中國古調，配以新詞的聖詩。就是基督教所作的詩，採用中國傳統的舊調，像“桃李迎春”，“雨打芭蕉”，“梅花三弄”等，音調和諧悅耳，而不涉迷信，頗能迎合信徒的口味，也是很好的福音傳播策略。

當時很多人唱：“人生在世都願走世路，隨從今世風俗放縱情慾行邪途，不肯醒悟...”還有一首唱詞：“仰首青天外，白雲靄靄，我主快回來...”在街頭巷尾，可以聽見。

及至二十世紀中，內戰頻仍，民不聊生，聖徒切望救主再臨。有人採用西樂古典曲調，配以中文歌詞，作為教會演唱。記得，唐醒用雅歌經文：“我的良人哪，願你快來！”和巴赫(Johann Sebastian Bach, 1685-1750)的名曲，恰當配和，以小提琴伴奏，溫婉動人，很能表達出渴慕之情，實在堪回味。

後來，教會出了些作品，有的有屬靈深度，更多則似乎是“順口溜”，間以噪音；或者在少數人聚集，可偶然助興，可無傷大雅，顯然難以成為古典詩作。

或者我們可以如此設論：水流不能高於源頭。聖詩的創作也不例外。但在另一方面，聖詩歌唱，出於口，聲聞於天，也聞於耳，可以淨化人的思想，提高敬拜情緒，達致復興。祝教會深思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